

末果<sup>著</sup>

JUNNAN  
FANG

什么是蓝颜祸水？  
如水般清扬的姿态，  
如水般温柔的性格，  
如水般潺潺的柔情，  
如水般不可逆转的坚贞！

夔  
幻  
云

【下】

# 俊男坊



W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未果<sup>著</sup>  
JUNNAN  
FANG

# 俊男坊

俊男坊  
幻云

〔下〕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俊男坊:全2册/末果著.--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3.9  
ISBN 978-7-5500-0616-4

I. ①俊… II. ①末…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98082号

(赣版权登字:05-2013-168)

本书中文简体版由上海玄霆娱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使用,  
仅限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  
非经书面同意不得任意翻印、转载或以任何形式复制。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阳明路310号 邮编:330008  
电话 0791-86895108(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编辑热线)  
网址 <http://www.bhzw.com>  
E-mail [bhz@bhzw.com](mailto:bhz@bhzw.com)

书名 俊男坊:风云变幻  
作者 末果  
出版人 姚雪雪  
出品人 柯利明 李国靖  
特约策划 林苑中  
特约监制 林苑中 师素珍  
责任编辑 赵霞 程玥  
特约编辑 冯雪  
封面设计 八牛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1/16 710mm×980mm  
印张 33  
字数 500千字  
版次 2013年9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 49.80元  
ISBN 978-7-5500-0616-4

---

赣版权登字:05-2013-168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末果  
JUNNAN  
FANG

# 目录

## 俊男坊

俊男坊

【下】

### 下卷

壹零肆	不近人情	001
壹零伍	失明	003
壹零陆	毫不避嫌	005
壹零柒	同床共寝	007
壹零捌	纠缠	010
壹零玖	不同人不同待遇	012
壹壹零	失明的恐惧	015
壹壹壹	只有你我	017
壹壹贰	娘亲不要我	020
壹壹叁	要自立	023
壹壹肆	不容人欺负	026
壹壹伍	送琴	028
壹壹陆	一起痛	031
壹壹柒	玫瑰的心思	033
壹壹捌	别有用心	036
壹壹玖	我离不开他	038
壹贰零	共用一床被子	041
壹贰壹	脱衣秀	043
壹贰贰	重拾信心	046
壹贰叁	交心	048
壹贰肆	不甘心	051
壹贰伍	不死心	053
壹贰陆	过把嫁人瘾	056
壹贰柒	眼里不容沙子	058
壹贰捌	水族重现	062
壹贰玖	与他一起飞翔	064



# 目录



【下】

壹叁零	小心眼	068
壹叁壹	满山桃花	070
壹叁贰	头痛的小人儿	073
壹叁叁	小馒头出世	074
壹叁肆	旧情旧恨	076
壹叁伍	一晃三年	080
壹叁陆	胆子比天大	082
壹叁柒	瑾睿的请求	084
壹叁捌	亲爹爹	088
壹叁玖	感应	090
壹肆零	只怕要生事端	093
壹肆壹	子阳之死	095
壹肆贰	让人头痛的小馒头	098
壹肆叁	动荡	100
壹肆肆	以假乱真	103
壹肆伍	管闲事的小馒头	106
壹肆陆	保孩子	109
壹肆柒	求生	111
壹肆捌	无赖小子	114
壹肆玖	输赢难定	116
壹伍零	亲爹爹	122
壹伍壹	谁的孩儿	125
壹伍贰	放手吧	126
壹伍叁	是人是鬼	128
壹伍肆	谁的孩儿	131
壹伍伍	2P变3P	133
壹伍陆	挣家用	136
壹伍柒	得不到的东西	139
壹伍捌	发誓	142

壹伍玖	佩衿啊	144
壹陆零	可怕的冷静	147
壹陆壹	政变	149
壹陆贰	小娴之死	152
壹陆叁	小娴的心愿	154
壹陆肆	不一样的佩衿	157
壹陆伍	龙珠浮水	159
壹陆陆	佩衿重生	162
壹陆柒	算账	165
壹陆捌	黑白龙骑	167
壹陆玖	车中人	169
壹陆零	团聚	170
壹陆壹	冰冷的末凡	172
壹陆贰	飞来的小馒头	176
壹陆叁	爹爹的心肝	178
壹陆肆	尽释前嫌	181
壹陆伍	情深意长	183
壹陆陆	孩子教导问题	185
壹陆柒	被劫出府	189
壹陆捌	斗气冤家	191
壹陆玖	濮阳兄弟	195
壹捌零	冥红的退让	198
壹捌壹	四年相思终有果	200
壹捌贰	天下无不散的宴席	204
壹捌叁	色胆包天	211
壹捌肆	行动	217
壹捌伍	收网捉鱼	225
壹捌陆	教子「有方」	227
壹捌柒	大结局	229

# 目录



〔下〕

番外	236
慕秋篇	236
末凡篇	243
瑾睿篇	252
番外	262
百年之后	262

## 壹零肆 不近人情



玫果虽醒，神志仍有些恍惚，但总算明白为什么追不上弈风，想着他一个人在地下孤孤单单，便心绞难安。

虽然天太黑，看不到身边的人，但慢慢地可以感到，自己是靠坐在他怀里，片刻间已是明白，自己之所以不死，都是拜这人所赐，这些天一直梦到被人死拽着的手，应该便是这个人的手。梦中的厌恶瞬间袭来，坐直身，使足了所有力气，反手向那人推去。

瑾睿一直审视着她，总觉得她有些地方不对劲，不想她突然推过来，而且力道极大，又是在全无准备的情况下，竟被她推开，手中药碗飞出手掌，啪的一声重重摔在地上，砸得粉碎，浓黑的汤药泼了一地。

一股浓烈药味在腾腾热气中瞬间散开。

玫果闻到那药味，对自己刚才的行为又感到愧疚，救死扶伤是人家的一片好心，自己虽然求死，但他如何知道，人家好心，她岂能当驴肝肺，长叹了口气，“谢谢先生救命之恩，先生的大恩，小女子记下了，不过以后请先生不要再管小女子的事了。”

瑾睿愣了愣，她不认得自己，还是不愿相认？

他惯来不爱言语，见她如此，默默起了身，去拾地上碎裂碗片。

玫果听他起身，也不再理会他，去摸身上针囊，既然寻到追不上弈风的原因，那便将这问题解决了，只要自己一死，自能追上。

摸了半天，不见针囊，身上仅穿着亵衣，“我的衣服呢？”

瑾睿正要离开，听她问起，放下手中碎片，取了早已洗净的衣衫递给她。

等了一会儿，却不见她伸手来接，又问了句，“我的衣服呢？把我的衣服给我。”

瑾睿看了看自己手中衣裳，就在她眼前，而她的眼却是直直地平视过去，对眼皮下的衣裳视而不见，心里一紧，空了一只手，在她眼前晃了晃，她仍全无反应。

慢慢重新在床边坐下，将脸凑到她面前，她的眼明明与他相视，却像是看穿了他，心里一阵冰凉，她的眼……难道……

慢慢凑近她，她仍是一动不动，他仔细审视着她的眼，看上去与平时并无不同，又伸了手指在她眼前慢慢晃动，她的瞳仁丝毫不会随着手指晃动，薄唇抿紧。将她从冰水中捞出时，用药酒为她擦身，助她慢慢凝结住的血液再次暖化流通，可是这双眼却经不住那刺骨的寒，已然坏了。

暗叹口气，将她的衣裳放在她手上，她一把抓住衣裳，一阵寻捏，直到寻到那个放针的荷包，静静捏在手中，才长松了口气。

瑾睿在给 she 洗衣服时便发现那荷包，知道里面装着行医人常用的金银针，行医人看重这些行医常用的器具，虽是常理，但宝贝到这程度倒也稀罕。

重新拾起碎碗，开门出去了。





玖果侧耳听着他离开的声音，这人好不奇怪，竟在黑暗中做事，难道是瞎子不成？不需要看物，不过人家的闲事，她没这闲心理会，抽了支银针，抵着自己心窝，只要一针下去，神仙也救不得了。

手上刚要用力，醒来前的那个梦浮了上来，仿佛又听到那个发面馒头的声音，“娘，娘……”

心里不知怎么突地一跳，将银针猛握，右手探向自己左手脉搏，霎时间，整个人呆住了，她不知自己睡了多久，但从脉搏上看，却是有个把月的身孕，癸水之后便只与他同过房……

脑子里瞬间成了乱麻，末凡手中的枪插进弈风胸膛的画面在眼前定格，她呼吸越来越急促，是末凡亲手杀死了弈，带着末凡的孩子，如何有脸见弈？

揭了被子，一咬牙，除掉孩子，再去见他，又抽了几支银针在手，丝毫不加思考，手腕一转，刺了下去。银针刺穴引产，方法她会，却没试过，但求死之人，哪在乎会不会大出血，银针刺入的力道也就全不理睬，能有多重，便有多重。

第一支银针刺入，钻心的痛自腹间传遍全身，身体禁不住地抽搐，如不是强自咬牙忍着，早已惨叫出声。

她深吸着气，将牙关咬得更紧，坚持，只要四针，便可以解决，手腕转动，比方才更加撕心裂肺的痛令她差点晕厥过去，脑中已痛到一片麻木，豆大的汗滴如瀑般滚下。

剧烈的痛让她对身边一切感观都降为零，不知门在这时却被推开。

瑾睿看见床上的一幕，惊得微张了嘴，手中草药跌落，大步抢到床前，一把夺了她手中银针，再看她腹间银针，两寸来长的银针，仅留针尾在外，他冷萧的眸子闪着怒意，这女人好狠的心肠。

玖果痛得全身无力，被他夺了针，心下大怒，不管他出于什么好心，但次次坏她的事，无法不令她怒火中烧，咬了咬牙，吸了口气，强忍着痛，冷冷道：“我已经说过，请先生不要再管我的闲事，把针还我。”

瑾睿冷冷地睨视了她一眼，那个虽然顽皮，喜欢胡闹的小姑娘，怎么会变成这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见她双目虽然不能视物，但眼里的怒意，却是盛得满满的。

即使是他想问，这时也不是时候……

重新垂首看她腹间银针，这般四针下去，别说孩子，就是她自己也是一命呜呼了。

手指轻转，点了她的穴道。

玖果眼睛看不见，但被人封了穴却是能感觉到，又气又急，“你做什么，放开我。”

瑾睿哪里还会再理她，任她怎么骂，怎么闹，将她轻轻放倒，解了她身上亵衣，又点了几处穴道，才飞快地拔出银针。

这一瞬间，玖果已收声不再闹，愣愣地出神。

重新为她系好亵衣系带，为她盖上锦被，却不解开她穴道，静静凝视了她好一会儿，浓眉紧紧皱起，今晚又不得好睡了。

将手中四支银针连着玖果的针包一同收了，放入怀中，此物不能再留给她，望了望门口跌落的草药，又得换药了。

怀孕之人本该尽量少使用药物，不过她腹中孩儿摊上这么个娘，也是这孩儿的不幸。

## 壹零伍 失明



瑾睿重新配了草药，踱到床边，解了玫果穴道，毕竟是有身孕的人，不能久闭穴道。坐在角落熬煮，拿了本书，依墙靠坐着，一边看书，一边扇火。

玫果解了穴，但手脚麻木，一时间也不能动弹，过了好一会儿，才恢复知觉，翻身坐起，竖耳倾听，屋角有火星子爆裂的声音，顺着声音看过去，却什么也看不见，到了这时，已隐隐感到不对劲，再是晚上，天再黑，她睁开眼这么久，怎么能没有半点适应，再说，有火就有光，可是她却看不见一点光。

伸手揉了揉眼，记起自己从崖上跳下，落入一汪冰水中，昏迷前眼睛的刺痛，伸了手在眼前晃动，什么也看不见，嘴边露出苦笑，原来如此，现在看不见，到了地下是否看得见……

摸索着穿上衣衫，又探身去床下摸鞋子，摸了半天，也摸不到，干脆不穿了，赤了脚踩在地上，向记忆中开门声音传来的方向摸索。

瑾睿只是看书中的书，于她的动作全不理睬。

玫果在木墙上摸了一阵，总算寻到了门，门没上闩，她很轻易地便自打开，暗松了口气。

刚才被封了一阵穴道，已冷静不少，自己总不好死在别人屋里。

用脚一步步摸索，寻到台阶，慢慢下去，光这一点距离已深感眼睛不便的痛苦，但这不重要，反而有些欣喜，在死之前，不用再看见这世上的丑陋事物。

瑾睿无声地在门口出现，站在台阶上，冷眼看着，即使见她将一头撞上院中树干，也不加以阻止，任她重重地撞了过去。

在小院里东撞西碰地折腾了半天，才寻到院子矮门，开门之际，一处支出来的木屑刺进她的手掌，痛得她身子微微一抽。

她仅是停了停，又接着摸门闩，好在这门并不难开，她没一会儿工夫便自打开，站在门口，却不知该向哪个方向走，哪里才有路。

停了一会儿，径直往前走，哪条路又有什么关系……

然刚迈出几步，被人拦腰抱住，双脚一空已离了地面，等回过神来，去推那将她打横抱起之人，还没碰到他的身子，自己已经被放下，这一推也就推了个空。

玫果伸手摸了摸，气恼地咬了咬牙，折腾了半天，这眨眼的工夫，便又被送回床上。

瑾睿又自坐回角落扇火，眼角处见玫果又自摸下了床，往外走，仍是不加理会，拿了那本书在窗前静看，由着她在院中折腾，直到她摸出了院门，才又再将她抱回放回床上。

如此三四次，玫果终于压不下心里怒气，在再次被他捉到时，手舞足蹈地乱踢乱打，“放我下来，谁要你多管闲事，放我下来……”

可是任她怎么闹，对方硬是不出一声，只是行动上全不受她影响，到后来，她也有些无可奈何，不再折腾，坐在床上瞪着看不见的他。



瑾睿将她放回床上，便去熄火漏药，见她不再下地，去打了热水，给她洗脚。

玫果又哪里肯乖乖就犯，一脚踢翻了水盆，冷冷道：“你到底要做什么？”

瑾睿睨视了她一眼，什么也没说，捉着她的脚，按在水里，就着剩余的半盆水给她洗净了脚，将她丢回床上，虽是丢，力道却是拿捏得极好，绝不会伤到她腹中胎儿。

玫果自己虽不会武，但长年与武功高强的人打交道，从他的手法中已然感到这个人功夫极好，而从他拔银针的手法，知道他也是个精通医术的人，自己硬来，绝讨不了什么便宜。

不管他抱她，给她解衣拔针，洗脚，虽然这些都是极亲密的动作，但她能感到对方很是守礼，对她绝无轻薄之意，慢慢冷静下来，不再与他硬来。

瑾睿端了铜盆，回身开了木门，泼了水，见她不再白费力气，端了温度适中的汤药到床边，看着她全无血色的唇，犯了愁。

她昏迷时，他尚可以嘴对嘴地强灌她，可现在她醒着，以她现在的行为，想让她乖乖配合喝药，只怕是妄想。

玫果闻到浓浓的药味慢慢靠近，直到唇边才停下，腾腾热气，蒸着她的脸，将脸转过一边，那碗很快又再凑到她唇边，她想一手拂掉那碗汤药，却出不了手，自己也是行医之人，被不讲理的病人拒绝的滋味是没少尝。

那种憋屈深有体会，又何必去为难人家，再次转开脸，道：“先生不必费心，你的好意，小女子谢过了，只是小女子诚心想追随夫君于地下，还忘先生成全。”

瑾睿眉头微敛，心里也是猛地一紧，哪个夫君？谁死了？端着药碗的手停在了半空中。再看她眼里一片死色，拧着的眉头越加的紧，她已是如此，岂能再问她，触她伤痛？再次将药碗凑到她唇边，她咬紧牙关，硬是不肯服用。

瑾睿看着碗中热气，只剩寥寥几缕，突然伸长手臂，将她箍紧，含了口汤药，飞快地覆了下去。

玫果愣了愣，已然明白他的目的，又气又恼，要避却避不得，他对着她的下唇轻咬慢舔，让她痒得没办法不松口，略一松口，他的舌便探进她口中，随即，那口甘苦的汤药尽数进了她的口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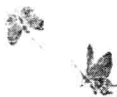
她刚要将入口的汤药抵出，舌根一痒，忙缩回舌头，那口汤药尽数咽下了腹中。瞪着看不见的他，这人实在是放肆，这样的事如此纯熟，只怕是没少做。

瑾睿对她的怒气，全不以为然，照旧灌完那碗汤药，绝不多留片刻地放开她，拭去自己唇边药汁，站起身。

玫果抄起身后枕头向他掷去，可是哪里掷得对方向。

瑾睿抄回枕头，仍放于她身边，转身走开。

## 壹零陆 毫不避嫌



瑾睿出去打了个转，又重新回到屋里，手上多了个药箱。

玖果折腾了这大半天，开始竖着耳朵留意身边事物，听到门响，细碎的脚步声走到床边，本能地往身后缩，手腕一紧，已被一只冰凉的手捉住。她不知这个人又要做什么，抵死地挣扎，用另一只手去抠紧握住自己手腕的手指。

她身子虽然娇小，使起横，蛮力却是不小，瑾睿怕手重伤了她，一时竟拿她没办法，抽了腰间丝带，缚了她的手绑在床栏上。

玖果不怕死，但这么被个不相识的男子绑在床上，却是又惊又怕，尖声叫喊咒骂。

瑾睿站在床头，只是握着她的小手，看她被刺破的手指。

“睿大夫，睿大夫，你在里面吗？”屋外传来少女的娇唤。

玖果一听有人，叫得更大声。

瑾睿听而不闻，取了银针细心地挑着刺入她手指的木刺。

门外站着个柳眉杏眼，长得十分甜美的少女，她听见屋内有女子喊叫，门虚掩着，犹豫了片刻，推开门，看见屋里的情景，愣了愣，视线最后停在瑾睿捏着银针的手上，轻唤了声，“睿大夫。”

瑾睿头也不回。

玖果忙向着门口道：“姑娘救我，姑娘救我……”

少女轻轻走到瑾睿身边站定，看着他从她手指中挑出一条木刺，又用银针轻轻挑着里面的碎刺，转头看向玖果，“姑娘别怕，睿大夫在给你治伤，如果你乖乖的，他不会绑你的。”

玖果即时怔了，刚才只顾着挣扎乱动，又吼又叫，没注意到手上的感觉，这时静下来，才发现手指上的刺已被挑出。对自己刚才的举动感到愧疚，“对不起。”

等了会儿，不见那人回应，那少女轻抿了嘴笑道：“睿大夫他不会说话，不过他不会介意的。”

转头又看瑾睿，微风吹拂开他额前刘海儿，俊美无匹的面容像是掩在一袭烟雾里，怎么看也看不够，他跟不跟她说话，看不看他，都没关系，只要能看着他就好。

玖果又是一愣，这才察觉，从来没听他说过话。

瑾睿挑净了她指中细刺，把她的手指放入口中吮了吮，吐掉吮出的血液，拿了金创药撒在她指尖伤口上，收拾了药箱走开了。

从头到尾，脸上都是冰冷一片，不曾看那少女一眼。

少女一步不离地跟在他身后。

玖果听出他们要离开，忙叫道：“放开我。”

少女回过头，为难地看了看她，“他不肯放你，肯定有他不放开的原因。”





“但你可以解开我。”玫瑰心急如焚，她要离开这儿，她要尽快离开这儿。

少女不知她看不见，摇了摇头，“他不放你，我是不会放你的，你看上去很疲惫，好好休息一会儿，可能他就会来放你了。”

说完跳跃着去寻瑾睿。

瑾睿进了隔壁书房，写下信函，这还是他离开弈园第一次给佩衿写信，信中没提玫瑰之事，只是问弈园中众人可好。

吹了吹未干透的墨迹，却犹豫了，如果这信一发出，自己的行踪就再也瞒不过他了。

少女踱到桌边，看向他手中的信函，好奇地问：“你还另有认得的人吗？”

瑾睿迅速折好信纸，放进小竹筒，去院中鸽笼抓了一只信鸽，将竹筒绑紧，鸽子绕着他转了两圈飞走了。

他在屋角拿了刀去削那木栅门上支出的木杈，每削一点，便用手指反复地轻摩，直到光滑得没有一点毛刺，那扇矮门足足用了两个时辰才算完成。

少女也不吵他，只是一个人去翻晒院子里的那些草药，瑾睿也不阻止，只是忙自己手上的活。

少女翻晒完草药，又去拿了窗台上放着的莲子来剥莲心，动作很是麻利，可以看出这些活没少来干。

她一边剥莲心，一边不时地抬头看着瑾睿俊美安静的侧脸，他什么都好，就是冷得不近人情。

瑾睿起身回到屋里，解了玫瑰手上丝带，抱起她进了里间净衣房，放下她便撩帘出去。

在她没醒来时，这些活全是他一手包办，但她现在醒了，自不方便了。

玫瑰鼻息间闻到一股焚着的药香味，这药香她再熟悉不过，在大户人家大多会配上些药香放在净衣屋去除异味。

移了移脚尖，果然碰到一个净桶样的东西。

虽然她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但从摸到过的地方可以知道，这屋中院外摆设都极为简朴，屋子也很小，充其量也只是最普通的平民。百姓家会在净衣屋焚草药倒是罕见，不过想想那人是大夫，自己会配药也就不是什么稀奇事了。

在床上绑了两个时辰，也有些内急，想着一个男人心细至此，为自己这么个陌生女子打点这些隐私之事，脸上就有些发烫。

人有三急，也没办法拿这种事来撑面子，尽自己所能的，快速解决，束好腰带却犯了愁，她无法视物，对这儿又不熟悉，不知该怎么处理这净桶。正愣愣发呆，腰间一紧，又被人抱起，刚挣扎，已被稳稳放在地上，从鼻间药味变淡可以知道，已离开净衣室。

瑾睿正要弯身去处理那净桶。

少女撩了帘子，“睿大夫，让我来吧，女人间的事，我方便些。”

瑾睿提了净桶，绕开她出去了。

少女撇了撇嘴，转出来去看玫瑰，见她伸着手，摸索着往前走，即将碰到前面的柜子也不会转弯，稀奇地奔到她面前。见她也不会转头看她，突然想到什么，伸了手到玫瑰眼前晃，玫瑰只是往前摸索，全无反应。

“你看不见吗？”少女跟在她身边。

玫果微垂了眼睑不理睬她。

少女也不恼，“你要去哪儿？我扶你。”伸手扶了玫果手臂。

玫果轻轻挣开，她不会要任何人的同情……



## 壹零柒 同床共寝

少女也不恼，跟在她身后，“我叫银杏，你叫什么？你打哪儿来？”

屋外的瑾睿转过脸看向玫果，视线落在她白无血色的唇瓣上。

银杏看向瑾睿，看来他也想知道这女人的来历。

玫果的苍白的脸更加的惨无血色，抿紧唇瓣，脸色沉了下去，十分难看。

瑾睿转过脸，忙自己的去了。

银杏扁了扁嘴，那个是不会说话，这个是会说话，却偏不愿说话，又跟了上去厮缠，“我爹是这儿的村长，你告诉了我，你叫什么，家住哪里，等你病好了，我才好央我爹送你回家。”

玫果只想安静地离开，她却一步不离地跟在身旁，唧唧喳喳个没完没了，说起来，她又是好心，被她吵得很烦，又不便对她言语刻薄。

一张脸黑了又黑，银杏偏不看她脸色，犹自缠着她。其实她这么缠着玫果也不是没有原因，她见玫果虽然脸色惨白无光，但容貌却是从未见过的美，虽然以她平时对这位睿大夫的了解，知道他的为人，绝对是君子中的君子，但不知从哪儿拾了这么个女人回来，天天对着，也是大大的不妙。

问明了来路，等她好了，早些送走才是正理，省得夜长梦多。

偏玫果却是极难缠的人物，任她怎么问，就是不理睬。

玫果越是不理，她越是铁了心地缠。

瑾睿洗净了净桶回来，细细地洗净了手，见玫果在院中摸索，而银杏仍一步不离地厮缠，淡淡地睨了一眼，一头扎进了厨房，太久未曾生火做饭，铁打的人也撑不住，何况是重伤未愈的玫果。

银杏缠了半天，玫果硬是屁也没放一个，见她已摸到院门边去开那院门，终于失了耐性，“你家死了人吗？一张脸板成这样子。”

话一出口见玫果赫然转过脸，森寒的目光向她射来，她自脚底升起一阵寒意，打了个冷战，怀疑她到底是否真的看不见，瞎子的眼睛如何会如此锐利。

半张的嘴半天才合拢，这女子看似柔弱单薄，这一刹那好强的霸气。

正在下米的瑾睿的手停在了半空中，勺子中余下的米也忘了倒进锅里，转头看向玫果喷火的眼眸，这才是他过去熟悉的玫果。

然仅片刻间，她慢慢垂下眼睑，这眨眼间，他捕捉到她漆黑的眸子里蓄上的泪光。





玖果咽下涌上的泪，心下一片凄然，她没有说错，自己家中的确是死了人，何必和她一般见识。回过头，摸着门闩，开了院门，头上一阵昏眩，强撑着走出几步，脑海中天旋地转，脚一软便要跪倒。

膝盖尚未着地，被人紧紧抱住，身子一旋，已打横抱起。

瑾睿到了这儿，以给人看病为生，隔壁间设有医堂。

银杏这些日子时常来缠瑾睿，有病人在时，也会在旁边看着，偶尔也会遇上受了重大打击，寻死不成，送来医治的，时间长了也知道这一类的病人是不能再受刺激。

这个睿大夫，虽然不会说话，但绝对是个好大夫，对病人从来不会马虎，而且极有耐心。只要当真是来看病的，而不是有意纠缠的，定会尽心尽力。

来这儿看病的都是村子附近的居民，这些居民看完病自回去休养，不会有人在此过夜。但玖果来历不明，也不知是他从哪儿拾来的，自没去处。所以刚才见他对玖果那般服侍，虽然以前不曾见过有这样的，但也不会过于意外。

方才玖果的神情已经让她知道自己说错了话，偷看瑾睿，虽然一如往日的冷，但眉宇间微微皱起，显然已是动怒。

她在他这儿不时也会有些小差小错，他从不与她计较，但如果错得大了，他不会做出责备的动作，但接下来的日子对她必定越加的冷淡，直到她将功补过，让他气消。

玖果是病人，不但是身上有伤，心理上肯定也是有伤的，她刚才的话说来自是给人伤上加伤，见玖果昏倒，顿时心虚，慢慢挪着脚，“睿大夫，我先回去了，改天再来。”

等了片刻，意料中等不到他的回答，看着他抱着那女人径直进了屋，悻悻地转身走了。

瑾睿将玖果放上床，把过脉，脉搏时快时慢，十分混乱，取了药丸，直接略过放她口中这一环节，放入自己口中嚼烂后，仍嘴对嘴喂她服下。

又等了片刻，不见她有什么不良反应，才慢慢将她放平，盖了锦被，带了门出去，继续做饭。

端了热气腾腾的小米粥重新回来时，玖果仍不转醒。

将粥搅得略凉，试着如喂药般度到她口中，这次，竟没像以前一般生死不咽，在口中含了会儿，终是咽了下去。

他点墨般的眸子闪过一丝喜色，不管她心里怎么想，意识中总算是一点求生的本能了。

虽然如此，喂得也十分艰难，一碗粥足足花了半个时辰才算尽数服下。

他拿着温热的湿巾拭净她唇角粥汁，暗松了口气，一个月来，这还是她第一次吃进除了汤药以外的食物。

眉头仅是一松，又再拧紧，母子能否平安，还得看能不能撑得过今晚。

随便扒了碗饭，收拾妥当，便一步不离地守在屋中，就着烛光坐在床前看书。

他少血色的面颊在烛光中多了一层红，与他冷肃的眸子虽然不衬，但却越加俊美。

过了子时，玖果如他所料地发起高烧，冷汗淋漓，口中胡乱喃喃。她腹中有胎儿，又不能用大量的药物退烧。

他放下手中的书，打来水，一遍一遍地为她擦拭身上汗滴，不住地用药酒为她揉搓着脚底。

玖果只觉得自己仿佛被放进了油锅里煎熬，浑身热得难受，正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看见弈风在前面看着她笑。

她欢跃地唤着他的名字，在她正要追赶上去时，他又要转身离开，她急唤着，“弈，不要走，等我……等我……”

可是弈风仍慢慢在烟雾中隐没，她在滚滚云烟中寻找，可是怎么也找不到。

就在这时见末凡手握银枪出现在她面前，枪尖上鲜红的血随着枪杆蔓延，她痛急交加，扑上去揪住他的衣襟，“末凡，你为什么要杀他，你为什么要杀他……”

末凡只是静看着她，一句话也不说，她放声大哭，“他不会与你争皇位，你何必杀他？你这么想当皇帝，只要我在这世上消失，你就再无后顾之忧了。”

她哭闹了一阵，幽幽地看着他，“他一个人在地下孤单，我要去陪他了，我再也不会在这世间出现，再也不会见你们任何人，余下的人不足以与你争了，你好善待百姓，不要让他白死在你手上……”停了停又道，“园里的那几位就托给你了，让他们忘了我……这世间再也不会有玖果……”

瑾睿握着玖果的脚僵住了，末凡杀了弈风，她是自杀……

虽不知事情的起因，但结果却是明了了，也不必等佩衿的回信，将她的小脚放入被中，慢慢踱到床边坐下，看向她皱紧眉头，睡得极不安稳的脸，如果当真如她口中所说，知道是他，那会如何？慢慢隐入沉思。

一阵牙齿轻碰的咯咯声将他思绪唤回，见她缩着身子，牙齿打战，不住哆嗦，断断续续地喊着冷。

额头滚烫，已没了汗，又为她加了床锦被，她仍一味喊冷。

他喂她服下些温着的姜汤，等了片刻，她抖得越加的厉害，抿紧薄唇，起身落了门闩，脱去外衫，上了床，在她身侧躺下。

静看了她片刻，脱去她的外衣，只留最里面的窄紧胸衣和亵裤，解开自己中衣腰间系带，敞出胸脯，将她搂在怀里，将自己赤着的胸脯紧贴着她。

玖果虽然烧得晕头转向，贴着他温热的胸脯，却知道暖和，不等他收紧手臂，便钻进他怀里，伸了手臂缠上他的后背。

瑾睿身子一僵，清冰的眼眸出现了裂痕，虽明知她此时并不知道什么，耳根仍滚烫如灼。

他并非没与她同过床，不过那时她还是个娃娃，虽是同床，却绝不会碰她一根手指。与她这样亲近，还是第一次，虽然是事出无奈，心里仍止不住地乱了，僵着身子，一动不敢动。初揽着她，她仍不住地发抖，过了半炷香的工夫，才慢慢安静下来。

他放开她，轻轻拉开她的手，正想合拢衣衫起身，她又自喊冷，寻着他贴了过来。

看着她微颤的单削肩膀，心一软，由着她了。

熬到天将亮，全身已绷得酸痛，听她不再胡言乱语，呼吸慢慢变得平稳，摸了摸她的额头，已然退烧，于被中给她把了脉，长松口气。

身子刚动，玖果便收紧手臂，像是抓住救命稻草一样，说什么也不放开环在他后背的手。

他无可奈何，又不忍强行将她扯开，又等了会儿，她仍无放松的迹象。





这一个月来不分昼夜地照顾她，也实在疲惫，寻思着闭闭眼，等她自行放手，再起身。不想这一闭眼，立即就睡了过去。

壹零捌 纠缠



“睿大夫，睿大夫……”

瑾睿朦胧中睁开眼，见玫果紧依在他怀里未醒，小脸埋在他脖窝里，面颊微微泛着红，呼吸均匀平和，悬着的心完全放了下来。

门外娇糯糯的唤门声不断，他本待不理，但知以银杏的性子，叫多几声，没人应，便会拍门了，她拍门的架势，他是见识过的，只怕是不将这扇门拍倒不罢休。

怕她吵醒玫果，发现与自己这番情景，难免生出事端，轻轻拿开仍环在他腰间的手臂，翻身下床，为她压好被角。

拢了中衣，披上外袍，开了门，才发现已是日上三竿。

“睿大夫……”银杏满脸堆笑，换了个名，便卡住了，愣看着他再也出不得声，视线也移不到别处。

眼前的他站在台阶上，扶着门冷眼看着她，冷清的黑眸仍带着睡意，像是笼上了一层薄烟轻雾，薄唇紧抿，比平时更多了几分寒意，但睡梦中的慵懒之意尚未脱去，白皙的面颊带着淡淡的红。

里面中衣拢得严严实实，但外袍却是松松散散随意披在肩膀上，实在让人遐想联翩，让人想看看这衣衫里面包裹着的胸脯，是否也如他的面容那般绝美无瑕。

她没来由地脸上一红，心怦怦直跳，都在想些什么，一个没出嫁的姑娘怎么能这样胡思乱想，忙吞了吞口水，收敛心猿意马的心，但双眼怎么也离不开那张脸。

她第一次陪着母亲来看病见到他，便惊如天人，不敢相信世间还有这么好看的男子，而此时更俊美得让她分不清他是否是真实存在的人。

瑾睿见她只是看着自己发呆，有些不耐烦，嘴角拉下了一些，退开一步便要关门。

银杏见那张俊脸掩在门后，才回过神，扑上台阶，推住门，“睿大夫，别关，别关，我有话要对你说。”

在她记忆中，他是个早起的人，每次来，他都早早地已在忙碌，像今天这样日上三竿未起还是第一次。

往门里望了望，见在床上未醒的玫果，也不知他昨晚照顾她到什么时辰才睡，这么撞来吵醒她，有些内疚，但心里却欢跃得很，居然能看到他这般模样，被他骂一顿也值得，可惜他不会说话……

瑾睿皱紧眉头，再这么闹下去，非吵醒玫果不可，她难得能睡得这么安稳，多睡会儿，